

香港 溫瑞安

(上)

少年冷血

—四大名捕系列

一、惊悚大将军

他领着七名结拜兄弟冲进去的时候，就看见他的恩人一家大小都在用饭，全家人都错愕的望着他，对他突如其来的冲入显得不可理解，不能置信。

冷悔善，既是他的恩人，也是他的上级，又是他的总盟主，更是他的结义老大，带着诧异起身相迎，道：“你回来了也不先通知一声？来得可比大家都早哩！辛苦了！一起来吃顿团年饭吧……”

惊悚大将军疾道：“这饭是不能吃了。老大，案发了，快逃吧……”

冷悔善奇道：“案发了，什么案发了？”

惊悚大将军这时已疾行近冷悔善身前，象要告诉什么秘密似的趋过身去，冷悔善凑前细听，遽然，他只觉腹胸之间忽然有一种极凉极冷的炙热感觉，他猛吼一声，一掌推出，逼开大将军，人已向后疾退、陡升、弹起、飞跃，“砰”地一声，背撞墙上，一路翻跌下来，桌翻椅裂，杯盘皆落，石灰墙上留下了一抹怵目惊心的殷红。

一柄刀，自腹间倒插而入，几要在他咽喉突出。

冷悔善惨嘶道：“你……你……你……”

每一个“你”字，都吐一口血。

说到第三个字，他的血已象打翻了坛的酒，湿满了他五脏六腑鼻孔喉间。

——这样一刀完全没入了他的身子里面，不但觉得痛，而且觉得痒！

——这刀是淬了毒的！

——而且还是岭南“老字号”温家的厉害！

冷悔善要强运玄气，但却连一口气都透不过来。

在冷家大小惊呼与诧喊声中，惊怖大将军下令：“杀。”然后他逼近冷悔善。

惊怖大将军带来的七名结拜兄弟象庆祝一场狂欢般的出了手。

正在席间“吃团年饭”的冷家大小，老的有八十五岁，年纪最小的只刚出世三个月，这些完全来不及抵抗而且也全无抵抗之力的弱小，给这些身经百战如狼似虎的杀手，在惨暴与哀号声中，屠杀得连桌面上的卤鸡和烧猪还不如。

这时，惊怖大将军才向他的老大再度出手。

冷悔善，身为“大连盟”总盟主，外号“不死神龙”，身经六百一十五场小战，五十二场大战，曾经让人倒吊在树上鞭打了四天四夜而不死；曾经让人制住了穴道活剥皮剥了一半忽给他冲破了穴道；曾经以一人敌住敌方整支军队，身中三十一箭还有六道枪窟窿都能不死，而且还能在伤得不成人形之际反败为胜起死回生，把要整治他的对手全部杀光了。这样一个人，他的斗志就是一把烧红的刀。

可是，他一照面就受了重伤：谁都不能在身体里嵌入一把四十一斤重的刀而且切断了他的血管经脉还能作战。

而且，他的刀伤虽然痛，给最信重的“老二”暗算这一个可怕的事实已伤了他的心。

伤心绝对要比伤身更痛。最可怖的是，他每交手一招，就听见他至少一名最亲密的家人传来濒死的惨呼。

这比他自己惨死还难受。

惊怖大将军已完全搞清楚他这位“结义大哥”的武功底子。

为了要顺利完成这个计划，他已准备、潜伏、留意了十三年。

十三年，够了。

可是伤得如此之重、要换作旁人早已死了十三次了的冷悔善，居然还能跟他交手十三招。

这令惊怖大将军甚为诧异。

不过，到了第十四招，当冷悔善乍闻那三个月大的孩子也给摔到地上时，终于忍不住怒吼道：“你竟对他也……”一失神间，便给惊怖大将军制住了脖子。

冷悔善从腹胸至喉管里搠入了刀尖，他一动，刀身所在处便一阵绞痛，惊怖大将军觑准了他这个弱点。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冷悔善惨吼，“我一向都待你不薄！”

“因为你挡着我的路！”惊怖大将军和善的说，“谁叫你是我的老大！”

说罢，他格勒一声，扭断了冷悔善的脖子。可是他还怕他没死尽死透，又拔出匕首，在他脑门上直插了进去，两把刀尖几乎就在冷悔善的咽喉里会师，然后惊怖大将军才满意了，放了手。

这时，他的七个结拜兄弟已把冷家三十一口大大小小全了了账。

惊怖大将军把最熟悉冷总盟主家小的两名弟子：张无须与宋无虚叫了进来，一一认清有没有杀错了人，有没有走漏了谁，他自己也亲自细加辨认。

经过仔细认证之后，他生恐那给摔在地上的三个月婴孩没死净死绝，临行时还要在他小腹上踩上一脚，忽然之间，耳际听得一声惨呼，不知是从远处还是近处，未来还是过去，亘古还是这一刹那间传来。他恍惚了一下，心神一敛，发觉并没有那一声哀呼。这时，却忽见一人足不点地，急驰而至，人未近前，已低呼道：

“大将军，将军夫人和内三堂、外三堂、五大分盟的头领都到了‘劝悔亭’，已往这边来了！”

“哦？”惊怖大将军知道每年这个时候，“大连盟”的所有内外分堂，都会来向冷总盟主拜年。今年，大家都以为惊怖大将军不在这里，而是去攻打“孤寒盟”，所以，便由将军夫人引领一等堂主，先来团拜。明年，大家都不必来这里，而是向我拜年了？惊怖大将军想到这里，不禁得意地摸一摸他那光秃的发顶。他总是觉得自己绝顶聪明，才致聪明得“绝”了“顶”。他什么都争气，只有头发不大争气，每次一高兴，总是脱落得更加毫无周转余地。也罢，人逢喜事精神爽，光头秃顶又何妨！“放一把火，把这里都烧了！”

他大步而去，临行前忽又站住，吩咐刚才以绝顶轻功进入这里的汉子道：“盖虎蓝，你负责把这里烧个干净。”

那汉子躬身恭声道：“是。”

惊怖大将军再行几步，那七名结拜兄弟正要紧蹶而去，

忽见惊怖大将军又陡然站住，霍然回身，徐疾有致地道：

“记住，不、能、留、一、个、活、口——哪怕是小孩子。年纪越小的越要多砍两刀。你们没听过这样的故事吗？虽有灭门之祸，但有一小童却成漏网之鱼，他日练好武功，得报大仇。我、决、不、会、让、这、种、荒、唐、怪、诞、的、事、发、生！”

他说话时的语音与其说是人在说话，不如说是一座魔像在诅咒。

盖虎蓝只觉耳际“嗡嗡”作响，好象有数十只蜜蜂自耳膜飞入了脑袋里。

他忙不迭的道：“是。”

“放火吧。”将军交待了这句话，就象是说“喝茶吧”一般稀松平常。

惊怖大将军这才走了。

真的走了。

他的部下紧跟大将军而去。

一点痕迹也不留

大将军一走，盖虎蓝立刻做了一件事。

他马上抱起那个婴儿。

——这不足三个月的婴孩遭此猛烈的一摔，竟然还未死去，只是脸色铁青，半闭过气去，不哭也不闹，象是知道大劫临头。

盖虎蓝一面抱着婴孩，一面又做了另一件跟这举动是完全相反的事。

他放火。

他总共替惊怖大将军放过七十八次的火，不管是在“事

（杀人）前”还是“事（杀人）后”，对地上总有好些给劫、杀、奸、伤的人他早已司空见惯、无动于衷了。

有这如许丰富的经验，他早在十五年前已成为放火的好手。

火，很快便烧起来了。

冲天的火光。

火光冲天。

——那一间大宅，着火的时候，不象是一间屋子，而象是一头凶恶的猛兽，在火光中发出不愿化作飞灰的哀鸣。

盖虎蓝自火光中敏捷的闪了出来。

他怀里还抱着那给火光照映得脸色紫金の婴孩。

没有人会想，一个刚放过一把大火烧掉整个庄子的人，低首去逗那小孩的模样竟会那么和蔼慈祥。

他跟那孩子喃喃的在说话，醒醒恐恐燃着的火光，好象是伴着他念经般的低语，一如木鱼的呢喃：

“你挺着吧，孩子，在劫难逃，很快都会过去……”

突然，他整个人跳了起来。

再落下来的时候，只见火光映着他背部的一蓬针。

一蓬钢针，一百二十七根，全打在他背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成一个小小的圆型，约莫碗口般大。

这针见肉即钻，见血即行，马上攻入心脏；可是这一百二十七支针只插入肌里，并没有潜入肺腑里，因为就在盖虎蓝中针的刹那，已经运内力，逼住了钢针。

“你们……”盖虎蓝全身颤抖了起来，声音也嘶哑了。

“啧啧啧，含饴弄孙，其乐融融。”一个声音道，“大将军真没看错你，他着我们留下来，好好看看你如何收拾场面，

果然！”

这人手上拿着一把刀。

盖虎蓝知道这个人最可怕的不是刀法。

而是他那柄刀。

——这柄刀，不是用来斫杀的，而是在这一把刀里，可以发出至少六十四种常见的、淬毒的、绝门的、独家的、大至一蓬烟花、小如一只蚤子、爆炸力如一道惊雷、杀伤力足以夷平一支军队的暗器。

因为这是川中唐门高手：唐大宗。

——惊怖大将军除七名拜把小兄弟之外，还有十四名心腹大将；唐大宗排行第四，而且是十分得意的一个。

另外一人，还不曾出手。

他有点跛，一张脸象一只乌苏里江畔的猎犬。

盖虎蓝怕他，要比怕唐大宗还怕得多了。

——唐大宗的兴趣是暗算人。

——李阁下的兴趣却是在杀人。

听说他一向不爱看女人，只喜欢看死人的脸——尤其是那一张张死在他手下的脸。他常把死在他手上的人整张脸都剥下来拿去挂在墙上“纪念”。

“……我不是要叛逆大将军。我只是觉得，总盟主对我们都那么好，我们很应该留下他一点香火，保住他一名后裔……”盖虎蓝不知因痛苦还是恐惧，脸肌抽搐、扭曲着，“……你们误会了……请替我禀报大将军，求他明察秋毫！盖虎蓝绝无叛意，留着小孩，日后也决不会告诉他今天的事，求二位高抬贵手……”

唐大宗呆了一呆，心忖：他是真的只这个用意吗？假如

不告诉这小孩今天的血海深仇，其实也不算留下祸根吧？盖虎蓝一向对大将军都死尽忠心，大概也不至于背叛！总盟主一向待大家不薄，留他一点香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过，既已打了盖虎蓝一百二十七根针，要是放了他，难保日后他不会记仇记恨，万一……忽听李阁下在齿缝里迸出了一个字：

“杀！”

二、山崖会动

“杀”字一起，盖虎蓝的身形陡升而起。

他不敢恋战。

他只能进。

他也只能进。

——在惊怖大将军身边的众多高手里，除了大将军本身和他的爱将“小寒神”萧剑僧外，在轻功上没有人能胜过他！

他飞身而起，全身躬缩得几乎首脚相接，把婴儿匡护腹间，不往前、不退后、不向左右，而急若星丸地投向火场中！
烈火狂焰中！

死地就是活路。

——跟随惊怖大将军久了，盖虎蓝绝对知道在生死关头间得做些什么起死回生的事！

他冲出火场的另一面之际，全身都着了火。

但他仍觉得庆幸：

——他已把紧追着他的唐太宗抛落在火场中！

他还来不及扑灭身上的火焰，突然他就听到一种声音：

“着！”

他听到剑风、感觉到剑锋的时候，胸前已中了一剑。

剑小。

小剑。

——三寸三分三的小小小小的一把娇丽的剑。

“老李飞剑”！

盖虎蓝狂吼一声，带着火团，带着七处着火的衣衫，背着一百二十七支钢针的重创，紧抱着那不知生死的婴孩，用尽他平生之力，强展他那绝世轻功，以雷的勇决电的速度风的无阻全力奔行，仿佛那就是他最后一点生存的力量，却足能使生者死去、使死者复生、使最后一点良知道义能从萤光化作千个太阳，比刚才那场烈火还灿烂！

他一口气奔到“罢了崖”。

唐大宗和李阁下依然紧盯不舍。

他们不敢追丢盖虎蓝。否则回去何以见将军！

以盖虎蓝的轻功，他们绝对追不上；但身受重伤的盖虎蓝，也决甩不掉他们两人。

从山下一路追到绝崖上。

风大得象迎面刮人的耳光。

月亮好近。

月色惨得象一块发不开的馒头。

盖虎蓝一怔，这才发现：

没有路了。

路已到尽头。

——对崖象天涯那么远。

疾奔中的盖虎蓝，仿觉山崖会动。

就连狂追中的李阁下和唐大宗在恍惚间也有这种错觉：山崖似真的会动，迎着他们走来，象是要邀请他们赴一场天谴。

这种刹那间的诡异感觉，几令这两大杀手放弃追踪。

可是惊怖大将军的军令如山，还是要比这无力的天变还要不可违抗：今晚若是杀不了盖虎蓝和他怀中的孩子，他们这辈子就活到这里了。

他们在追杀别人时仿佛也给无形的力量追杀着。

这时，盖虎蓝已掠到崖沿。他已走投无路。走到无法逢生的绝处。

他陡然停步，猛回首，刚好就迎上“嚶”地一道剑光。

盖虎蓝来不及闪，来不及躲，剑入怀里，也不觉痛，亦不觉伤，只觉怀里的婴孩身子一震——大概是他中剑了吧？

盖虎蓝往怀里一看，映着月芒一看，只见那紧闭双目的孩子象一小尊悲愤的佛像。

盖虎蓝只有仰天长叹。

山崖是一个跨不过去的噩梦。

李阁下和唐大宗向他和他怀里的小生命步步逼近；盖虎蓝忽然想到：将军夫人和各路堂主现在可已发现了总盟主全家遭劫的惨剧了吧？他们可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杀敌无数可是杀友更多于杀敌的大将军，正躲在软枕暖衾里偷笑？

将军夫人宋红男发现总盟主全家惨死之后，哭得比谁

都伤心，象一朵花折落一般，竟晕死了过去，茶饭不思，足足抱恙了两个月，才略见起色，但仍抱着襁褓中的孩子，整日窝在房里，愁色锁眉、笑颜不展。

这使惊怖大将军更有义正辞严、名正言顺的理由，以义愤填膺悲愤难平的激昂，号召“大连盟”中的五大分盟：金、木、水、火、土，来声讨誓师，矢志扫荡“九联盟”，以报总盟主全家灭门之祸的血海深仇！

当晚，天色破晓之时，李阁下与唐大宗已赶返“朝天山庄”，向惊怖大将军急报：

“大将军猜的一点也不错，盖虎蓝这叛徒是要救冷悔善最小的儿子冷凌弃。”

惊怖大将军一点也不动容：“哦？”

“不过，我们把他杀了。”

“孩子呢？”大将军居然以一种慈和的口吻问。

“杀了。”

大将军脸色一沉：“你们可真心狠手辣！”

唐大宗与李阁下脸色剧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不过，你们正是做大事的人才！”惊怖大将军的脸色，终于和缓了下来，象看他牧场里的两匹上驷似的说，“我要的正是这种人。”

唐、李二人听了这句话，仿佛已可以望见自己前程是一条铺着澹澹黄金的大道。

三、一条惨金色的大道

这时的武林中人才辈出，江湖上风云诡起，看来只要谁能混得出名堂来，谁就可以在这铺满黄金的武林大道上捞一笔。不过，在江湖上翻过风起过浪也给风刮过浪冲过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一条惨金色的大道，看去好似金银珠宝，上了阵却只流血流汗。

杀了“大连盟”总盟主“不死神龙”冷悔善全家之后七十八天，原副总盟主兼刑堂堂主的惊怖大将军，就顺理成章的被一致公推为总盟主。

身为总盟主的惊怖大将军，第一件事就是全身着白衫、外披麻戴孝，额系红巾，虎目红睛的矢誓要为已故总盟主报仇，聚合“大连盟”各路同道，消灭害死冷老大一家老幼三十二口的“九联盟”！

当时武林中各门各派的精英与实力，尽在“七帮八会九联盟”中。“九联盟”后来各盟意见分歧，冲突日频，其中金、木、水、火、土五盟，在冷悔善号召之下，归辖于“大连盟”，对抗“九联盟”。

“九联盟”缺了五盟，很快的又补立了江湖上五支新兴势力，即是：“蛇盟”、“鸽盟”、“燕盟”、“龟盟”、“鹤盟”，联同

原来的“鹰盟”、“龙盟”、“豹盟”、“虎盟”，再度联手合称“九联盟”，坚持不让“大连盟”成为“七帮八会九联盟”中之一员。

他们联合抵制“大连盟”，以制裁“大连盟”各盟当日的脱离与叛变。“大连盟”当然不甘就范，于是跟“九联盟”明争暗斗，各不相让。

至于“七帮”、“八会”也乐得隔山观虎斗，坐视不插手。

“大连盟”与“九联盟”正是寸土必争，打击对方不遗余力，于是独立于“大连盟”与“九联盟”之外的“孤寒盟”、“黑山白水黄花绿草蓝天”、“自成一派”、“斩经堂”、“采花帮”、“暴行族”、“天朝门”、“万劫盟”等组织势力，全成了各家各路力争的对象！

近日，“孤寒盟”有明显向“九联盟”靠拢的迹象，要成为“九联盟”之外的第十个“联盟”，这当然令“大连盟”的人大为恼怒，冷悔善虽一向不喜欢两盟械斗，因为流血只有削减彼此的实力，但也只好同意惊怖大将军的“兵谏之策”。

——要以武力对付“孤寒盟”，兵临城下，不怕他们不惧，给他们一个教训，这叫“杀鸡儆猴”，以防人人俱向“九联盟”归心。

可是，惊怖大将军整军包围“孤寒盟”，战果未见，冷悔善已遭灭门之祸，“大连盟”内变频生，直至三个月后，惊怖大将军稳坐“总盟主”宝座，第一件令人怵自的事，便是“孤寒盟”加盟于“大连盟”，与“大连盟”结为兄弟盟，站在同一阵线。

惊怖大将军早年出道，结仇太多，树敌太强，遭“七帮”中的“生癖帮”和“八会”中的“多老会”座下高手追杀，走投

无路，幸得“大连盟”总盟主冷悔善以重赏招他加入“大连盟”。

进入“大连盟”之后，冷悔善五年后便被封为“大将军”。

他作战时气魄奇大，气势逼人，对敌时火焰高涨，气壮山河，敌人往往为他气概所慑，或防其用兵所逼，不战而败，战而惨死，故人皆称之为“惊怖大将军”。

这外号称多了，人对他的名字也逐渐淡忘了，而他对这绰号也十分得意——就算在他荣膺“大连盟”总盟主之后，他仍保留这个称谓。

一直到了他入盟十三年后，终得“大连盟”总盟主赏识，义结金兰，极为重用，在“大连盟”中，绝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冷悔善对他推心置腹，事实上，连一人之下也名不副实。

“大连盟”中许多子弟，只知有惊怖大将军，不知有冷总盟主。

但他还是杀了冷悔善，并且利用替总盟主复仇的名义，联络并收拢了“大连盟”旗下各路好汉，一举歼灭了“豹盟”、“生癍帮”和“多老会”，其余“六帮七会八联盟”，不是给他打得回不了手，就是说什么都不敢招惹“大连盟”。

“大连盟”日渐坐大，管辖范围日扩，门徒日多，赳赳然以“小朝廷”自恃。惊怖大将军大权在握，势力日定，“天朝门”再与他私下建立的“朝天山庄”结而为一，到了这个地步，惊怖大将军的势力，实力都已登峰造极了。

事实上，惊怖大将军亦早已以强大的实力和财力，与朝廷上的佞臣奸官暗通勾结，一切作为，早已为朝廷默许，且

对他加官晋爵，诏封为“镇边大将军”，任其胡作非为，以练军保疆、外拒寇侵为由，招兵买马，独霸一方，横行三省四十一县，咤叱一时。

眼下大局已定，接下来的三年之内，惊怖大将军要好好的去做一件事了。

他加入“龙盟”十八年，创“大连盟”共十五年，可是这件事，他在三十三年前就极想做了。

但他一直忍到今天。

——到底是什么事，能令一味霸悍、目无余子的惊怖大将军，忍心耐性的等到今天？

岁月是英雄最大的敌人。

——不管对英雄好汉还是凡夫俗子，岁月的掠夺总是一视同仁。

且不管惊怖大将军算不算是个英雄——至少惊怖大将领本身绝对当自己是个英雄。

——不论自己是不是英雄，但一个人能把自己当作英雄总比当狗熊来得好过多了。

——但真正的英雄，只是拿来牺牲的。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明知牺牲也愿意牺牲；牺牲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完成。充英雄的狗熊则不然，他们英雄其外，狗熊其中；有福共享，有难你当；两肋插刀，有所不为；赴汤蹈火，在所必辞；锄弱扶强，除良安暴；锦上添花，不遗余力，落井下石，义不容辞。所以他们多能无灾无祸，长命富贵，不理千古万古，家喻户晓。只不过，狗熊也好，英雄也好，大将军年纪慢慢大了，死亡渐渐近了，有很多事，得要在乎了。